

第七十四章 滿身風雨，我從海上來（三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陽東來，以臨廬後山丘，微暖晨光無熹微之跡，融融頭，劍廬師徒計十餘人，都在暖光之中，迎著日頭站立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畫。

山丘下方，劍廬的三代弟子、劍僮以及服侍了四顧劍無數年的仆役，官員們，看著這一幕，知道東夷城的宗師到了最後一刻，無數人難掩悲聲，跪到在地，向著山丘的方向叩首不止。

山腰，山居，範閑和影子看著那邊，麵上雖未動容，心裏已然動容。範閑忽然覺得自己的心情有些怪異，其實這麼多年了，他與東夷城的關係一向極為複雜，尤其是對於四顧劍這位大宗師，他其實並沒有什麼深指內心的認識，他隻知道對方是一位超絕強者，是一個可以用手中的一隻劍就改變天下大勢的牛人，在很多過往歲月裏，四顧劍就是他最大的敵人，然而月移星轉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竟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。

但是範閑哪怕在昨夜，對於四顧劍也沒有什麼多餘的感情，他與四顧劍的談判，隻是雙方基於某種利益目的而搭成的合作罷了。對於一個害死了自己很多屬下，殺死了很多慶人的大宗師，範閑實在是生不出太多的感歎。

然而此刻。

陽光來了，範閑忍不住苦澀地自嘲笑了起來，看著山頭的那個瘦弱身影，心想自己是不是眼花了，竟把這位大宗師看成了一個守護世間，愛惜黎民的革命者。

影子往山門外站了一步。靜靜地、怔怔地看著山頂的四顧劍，看著與他地生命糾結傷害地兄長。

在人間地最後幾次呼吸。

範閑退回到了山門的陰影之後。沉默了起來。不知為何，心血微微**。體內兩股性質截然不同地真氣緩緩地運轉了起來，尤其是後腰雪山處那股強大的霸道真氣，順著兩隻手臂釋發出來。在手掌邊緣處周轉而回，形成了一道極為圓融的真氣回路。離掌隻有半寸地距離。卻是極為敏感的一道真氣外放。

他感受到了什麼。感應到了什麼。側目向著東方望去。一直望到那邊蒼茫地海上。紅紅朝日之下正在呼吸地海畔浪花處。

山頂上四顧劍地目光也落在了海浪處。

遠處有風來，挾著微濕地雨點。天上朝陽上頭，有一抹微顯厚重地烏雲。風雨來了。似是送行，似是洗禮。

...

除了範閑和臨死地四顧劍外。沒有人感應到了那個人刻意釋發出來的氣息。範閑悄無聲息地離開了山居，從劍廬四方膜拜於地地人們身後離開。斜斜掠入東夷城。將自己的速度提升到了最快地程度。隻用了極短地時間。便踏過民宅商行。經過港口船舶，來到了東夷城外。鄰近東海之濱的一處僻靜沙灘之上。

此時海畔地雨點已經密集地落了下來。打在沙灘上，萬點坑。

一道灰影掠過。然後極其強悍地在沙灘旁的青石上止住身形。正是範閑。他眯眼看著沙灘上兩點擊打出來地小坑。忽然想到很多年前。在州地懸崖下。他看著那半艘小船沉沒，沙灘上留下地那些痕跡。

風雨沒有變大。隻是這樣清柔而冷冽地吹拂著。降落著。朝陽升地更高了一些，升入了雨雲之後。整個東夷城地光線都清暗了起來，尤其是海上。浪花拍石，激起無數水霧，與空中降落的斜風細雨一交，平添幾分迷蒙之色。

水霧迷蒙地背後，緩緩顯現出一艘巨船地身影，船身極大，是那種可以抵抗萬裏海路巨浪的遠洋商船。船隻無法靠近遍布礁石地岸邊，隻是遠遠地海中顯現出身影，雖然距離極遠，可是那種無來由地壓迫感。仍然讓範閑感到了一絲緊張。

大海忽然在此時平靜了下來，雖然風雨依然在繼續，然而雨點入海無聲。入沙無聲，潤澤世間皆無聲。海浪不再暴戾地衝擊海岸，隻是緩緩地一起一伏，就像是這片大陸地呼吸。

白霧之中，隱約行來一隻小船。

範閑深深呼吸一次，然後踩著微濕微軟地沙灘，向著海邊走了過去，迎接這隻小船地來臨。

小船的船首站著一個人，此人雙手負在身後，微白長發用一個布條係在腦後，麵容古奇，雙眼清湛而深不可測，一頂笠帽戴在他地頭上，笠帽雖小，卻讓漫天溫柔卻密集地風雨無法靠近小船。

船首坐著一人，也戴著笠帽，但是帽沿卻沒有遮住他顏色與眾不同的頭髮，以及唇角那怪異而恐怖地笑容。

葉流雲來了，在四顧劍臨死的時候，他終於來送他了。

範閑地心頭微感震驚，然後看著船尾坐著的那個人，溫和的笑了起來。費介先生也來了，在快要心力交瘁的時節，能夠看見一個至親的人，竟是衝淡了葉流雲陡然出現，所帶來的震驚。

...

小船靠近了海邊，葉流雲靜靜地站在船首，眼光穿越了海畔的青樹山丘，投向了遠方，大概就在那個方向的遠方，四顧劍正在山丘上，淒

漠地看著海邊。

範閑站在風雨之中，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，看著沉默一言不發的葉流雲，薄唇微啟，終究還是沒有說出一句話來。

水聲漸起，費介從船尾跳了下來，在淺淺的海水裏向著岸上走了過來。範閑趕緊上前，將老師扶上了岸，師徒二人對視一眼，眼神各自溫和欣慰。

範閑沒有說京都裏的問題，十家村的問題，陳萍萍的問題，因為他知道費介老師出洋遠遊是他一生的心願，這位用毒的大宗師性喜自由，當年如果不是因為自己，隻怕他早就離開慶國這片大陸。陳萍萍既然把他騙走了，範閑自然也要接著騙下去。

“這兩年我們在南洋的島上逛了逛。”費介看著自己最得意的弟子。笑著說道：“本來今年就決定啟航，遠行去西洋那邊逛逛。”

“西洋很遠。”範閑看了一眼木然站在船首地葉流雲，沒有理會這位大宗師，牽著老師的手走遠了一些，擔憂說道：“以您的脾氣，隻怕要往西洋大陸的深處走，這一來一回得要多少年？”

費介笑著看著他，說道：“以我和葉大師的年齡，此一去。隻怕是回不來了。”

範閑的嗓子像是被什麼堵住了一般，本來他以為此生再也見不到先生，沒料著今天見著一麵。卻又是永別，暗自黯然一陣後。他強顏指著海中笑道：“有這樣一艘大船，便是天下也去得。”

費介回首望去，看著水霧之後那影影綽綽的巨船。嘎聲笑道：“買了很多洋仆，還有些洋妞兒，生的和咱們這些女子大不一樣，你要瞧著了，一定喜歡。”

“我可是和瑪索索呆過一段時間的。”範閑笑著應道：“怎麼今天來這兒了？”

費介先生先前就想說這個問題，他回頭看著站在小船之首，沒有登陸地葉流雲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他似乎感覺到什麼，知道四顧劍要死了，所以想來送他一程。”

“嗯...”範閑微微低頭。餘光瞥了一眼船首雨中如雕像一般的葉流雲，用一種複雜的情緒輕笑說道：“四顧劍不是被他和陛下打死地？”

費介搖了搖頭，沒有說什麼。範閑也止住了這個話題。看著葉流雲的身姿，也隨著先生搖了搖頭。

...

葉流雲沉默地站在小船前首。沉默地看著東夷城地方向，此時他頭頂的笠帽似乎失去了效果，任由風雨擊打在他的身上，再滑落船中，一片濕意。

許久之後，這位大宗師忽然低頭沉思片刻，然後向範閑招了招手。

範閑微驚，表情卻是沒有一絲變化，鎮定地走了過去，站到了齊膝地海水之中，看著相隔不足五步的小舟，恭敬請安。

“我要走了。”葉流雲溫和地看著範閑，說道：“可能再也不回來了，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問我？”

在天下四大宗師之中，範閑從來沒有見過苦荷，隻是從海棠的身上，從北齊事後的布置中，從肖恩的回憶中，知曉這位北齊國師的厲害。對於四顧劍，則是親身體驗過對方驚天的劍意，清楚知曉對方的戰線。對於皇帝陛下，範閑則是從骨子裏知曉對方的無比強大。

唯有葉流雲，範閑少年時便見過對方，在江南也見過對方，那一劍傾人樓的驚豔，令他第一次對於大宗師地境界，有了一個完整的認識。

而且葉流雲和其他三位大宗師也有本質上的區別，他似一朵閑雲，終其一生都在大陸上飄流著，暫寓，再離，就像是沒有線牽著地光點，瀟灑無比。

正因為這點，範閑以往對於葉流雲最為欣賞，最為敬佩，然而先是君山會，後是大東山，範閑終於明白，這個世界上永遠不可能存在不食人間煙火的人。

若有，也隻能是五竹叔，而不是此時小船之上地這位大宗師。

範閑知道葉流雲此時開口是為什麼，他沉默片刻後，沒有請教任何武學上的疑問，而是直接開口問道：“您為何而來？”

雨中的葉流雲微微仰臉，整張古奇的麵容從笠帽下顯現了出來，似乎沒有想到範閑會在這樣珍貴的機會裏，問出了這樣一個令他意外的問題。

隻是沉默了片刻，葉流雲說道：“我為送別而來。”

“為什麼要走？”範閑再問。

“因為我喜歡。”葉流雲微笑應道。

“那當初為什麼要出手。”範閑最後問道。

“因為...我是一個慶人。”葉流雲認真回答道。

範閑思考許久這個問題，慶人，自己也是慶人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歸屬就真的能決定一切行為的動機，甚至連大宗師也不例外。

範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笑著說道：“沒有什麼別的問題了，隻是好奇，您將來還會回來嗎？”

“誰能知道將來的事呢？”

範閑搖了搖頭。沒有再說什麼。以葉流雲和費介先生地境界，雖說是遙遠神秘的西洋大陸，隻怕也沒有什麼能留。傷害他們的力量。

範閑沒有問題要問，葉流雲卻似乎還有什麼話說。他望著範閑，溫和笑著說道：“自大魏以後，天下紛亂，征戰四起，百姓流離失所。苦不堪言。我助你父掃除了最後地障礙，以後的事情。就是你們這些年輕人去做了。”

是地，葉流雲以宗師之尊，隱忍二十年。暗中配合皇帝陛下的計劃，一舉掃除了慶國內部所有的隱患。清除了一統天下最大的兩個障礙。苦荷以及四顧劍。

葉流雲再留在這片大陸，也沒有什麼意義了，所以他才會在離開之前。再來看一眼，然後對範閑說這句話。

在這位大宗師看來。範閑毫無疑問是將來年輕一代中最出色的強者，不僅僅是武道修為，還包括他地機心能力以及平日裏對平凡百姓所投注的關注。所以葉流雲才會寄語於他。

然而葉流雲並不知道範閑地心，大宗師要看穿一個人的心，也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

說完這句話後，葉流雲便不再與範閑說話。

隻是依舊站在船首，看著那邊地山頭，和那個遙遠山頭上將死的人，或許是友人。

範閑低頭沉默片刻。然後走回岸上，與費介先生低聲說了起來，馬上便要告別。他與老師有很多話想說，哪怕隻是一些芝麻爛穀子地童年回憶。再要回憶地機會已經不多了。

...

範閑從懷中取出苦荷留給自己的小冊子，遞給了費介先生，說道：“苦荷留下來的東西，應該和法術有關，您在西洋那邊找人問問，直接把音讀出來，應該那些人能夠聽懂，大概是和意大利，羅馬什麼有關地地方。”

看見他鄭重其事，加上又說是苦荷留下來的遺物，費介先生皺了皺眉頭，接了過來，放進懷中，沙聲說道：“放心，沒有人能從我地手裏把這東西搶走。”

範閑眼尖，早就看出了先生在這本小冊子上做了什麼手腳，笑道：“如果那些小偷不怕死的話。”

“既然是苦荷留給你的東西，想來一定有些用處，為什麼不自己留著？”

“我昨天夜裏就背下來了。”範閑指著自己地腦袋，笑著提醒老師，自己打幼年起便擁有的怪異的記憶力。

費介笑了起來，想起很多年前在澹州教這個小怪物時的每日每夜。

東海之畔地風雨漸漸小了起來，範閑與費介同時感應到了什麼，不再閑敘，回頭望向在海畔隨波浪溫柔起伏的那隻小舟，看著舟首的葉流雲。

葉流雲臉上的笑容愈來愈溫和，愈來愈解脫，就像看透了某件事物一般，大有灑然之意。

一個浪打來，小舟微震，葉流雲借勢低身，向著東夷城方向某處小山，某處草廬深深地鞠了一個躬。

範閑心頭一沉，知道那個人去了。

費介沉默地看著這一幕，說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...

草廬裏那隻長腿蚊子，終於煎熬不過時光地折磨，眼看著天氣便要大熱，正是生命最喜悅的時節，它卻在牆角再也站不住，絕望地盯著那床厚厚的被子，以及被中空無一人地空間，頹然從牆上摔落下來，掉落地麵，被從門縫裏漏進來的風一吹，不知去了何處。

草廬之後地小山上，那個瘦弱的身影已經躺倒在徒弟們的懷中，再也沒有任何生息。

海畔的小舟緩緩離開，向著水霧裏的那艘大船駛去，範閑站在沙灘上深深鞠躬，以為送別。

直到最後，葉流雲依然沒有棄舟登岸，或許這位大宗師在心裏給了自己一個界限，他這一生都不想再登上這一片充滿了殺戮與無奈的土地，因為他不知道自己一旦登上這片土地，是不是還願意再離開。

這便是拋得、棄得的灑脫與決心。

範閑看著漸漸消失在風雨裏的小舟，心裏想著，這便是所謂的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，隻是有人走得了，有更多的人卻是走不得，自己什麼時候才能往自由的江海裏去？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